

美文阅读

风吹满了山谷

安宁

沿着佛慧山生态廊桥的枕木台阶而下,我遇到一株仿佛来自童年的构树。

时值秋天,济南几百座大大小小的山,在雾气中氤氲浮动,恍若虚幻的梦境。草木祛除了盛夏的华丽热闹,现出清朗疏阔之美。一群飞鸟掠过云端,在风中发出苍凉的鸣叫。奔波劳碌的人们在堵车的间隙抬起头,看一眼高楼大厦簇拥的一小块天空,知道秋天已经来到。很快,草木就会凋零,怒放的一切终将消失,坠落地地的种子,会跟随着烈烈大风,或者归巢的蚂蚁、觅食的飞鸟,开启一场浩浩荡荡的流浪之旅。

山风簌簌吹过半空中亲密缠绕的树木,我并不知道这棵树的名字,我只是被满树热烈的火焰瞬间击中,那是我年少时经常采摘的甜蜜浆果。那时,我常常一个人在秋天空旷的田野里,胡乱地走来走去,走得累了,便随便找一处沟渠坐下来,看着天边燃烧的夕阳发呆。一株野生的构树会在这时,用它杂乱的枝条挂住我单薄的衣衫,并将甜美的果实奉送给我。秋天的大地上,有太多太多这样丰盛的食物。我只是漫不经心地揪下一把汁液饱满的果实,贪婪地吮吸着,一直吃到它们染红了我的唇齿,路过的大胖女人,笑我是吸血的野鬼。

那些我忘记了名字的野果,仿佛一簇永不熄灭的炉火,温暖了我整个童年。以至于当我在异乡无意中再看到它们,便重新成为那个因为渴望爱与温暖,而在某个午后吃下满腹果实的孩子。在这棵树的指示牌上,我看到一行小字:“我叫构树,我的果实很甜,小鸟吃下我,但消化不了种子,便把我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诗经·小雅》的鹤鸣篇里,就记有“乐彼之园,爱有树檀,其下维穀”的诗句,大意是园中何处有青檀大树,在它的下面,便会生有矮小的构树。

一棵构树没有双脚,但它却借助自由的飞鸟,流浪至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那些甜美的果实,滋养了无数的喜鹊或者黄鹂,并在飞鸟的腹中,度过一小段安静的时光,而后抵达另外一片陌生的家园,随意地落入贫瘠的瓦砾,或者肥沃的泥土,在春天绵绵的细雨中,重新开启枝繁叶茂的一生。

我坚信廊桥下的这一株构树,一定来自我童年经过的故乡的沟渠。就在那里,大风呼啸,飞鸟集聚,将构树的种子以接力的形式,年复一年地带它们在大地上流浪、奔跑。而我也跟随着构树小小的种子,借助于命运的舟楫,离开故土,一路向北,抵达遥远的呼伦贝尔草原,并在那里,将生命的种子化作蓬勃的野草,生生不息。

此刻与我猝然相遇的这株火红的构树,究竟来自童年的哪一粒种子?我看到一只鸟雀,在午后寂静的阳光下,尽情啄食了满腹甘甜的汁液,而后振翅飞去,杳无踪迹。

秋天的风,将斑斓的树叶吹满了山谷。我捡起一枚落叶覆盖的构树果实,转身离去。

夏日苔花美

罗坤

夏日炎炎,烈日炙烤,万物都在炽热的阳光下沉沉欲睡。在我们单位背阴的堡坎上,几场夏雨后,苔花独自绽放。

当我夜晚值班的时候,一下子看到那长长的斜坡上,有一种细小的花朵,悄然绽放,那就是苔花。它微小,却不卑微,在砖石的缝隙中,绽放生命的色彩。那点点的绿,簇簇的白,在夏日强烈的高温下,倔强地成长。虽然没有玫瑰花的娇艳,没有紫薇花的热烈,但它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豪迈。

微风拂过,它轻轻摇摆,露珠轻轻滚落,似泪非泪。虽无人瞩目,无人喝彩,却依旧绽放,无畏炎夏的气流。我突然想起袁牧的诗:“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苔花它不张扬,也不需要肥沃的土地来栽培。它们生长在滑石上、枯木上,甚至是城市里的水泥缝隙中,无论环境多么艰苦,它们都能顽强地生长下去。烈日炙烤着大地,草

那些铸就坚韧与梦想的日子

梁水源

每当秋风起,落叶纷飞,总有一股难以言喻的情愫在心头涌动,那是关于青春、关于成长、关于梦想的记忆。那年秋天,年仅16岁的我,怀着对未知世界的憧憬和对军旅生活的无限向往,踏上了前往新兵连的征途。

秋日的天空,时常被厚重的云层遮蔽,仿佛连大自然也在考验我们的决心。雨,淅淅沥沥下着,打湿了行囊,也润湿了离别的眼眶。回望故乡,那渐行渐远的轮廓,心中虽有万般不舍,但更多的是对未来的渴望。我知道,这一路上,风雨兼程,但正如我坚信的那样,风雨之后,必将是绚烂的彩虹。这份信念,如同我心中那盏不灭的灯塔,照亮了我前行的路。

新兵连,坐落在闽东罗源的深山之中,四周群山环抱,人迹罕至,只有我们这一群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在这里接受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记得第一次剪去长发时,我们都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但老班长那坚定的眼神和不容置疑的语气,让我们明白,这不仅仅是外表的改变,更是对身份的一种认同和尊重。渐渐地,我们习惯了“平头”带来的清爽,更习惯了那份由内而外的蜕变。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穿透薄雾,我们已整装待发,开始了新一天的“魔鬼训练”。拔

军姿,看似简单的动作,却需要无比的耐心和毅力。寒风中,我们如同雕塑般矗立,似乎将凝固成冰块。那一刻,我仿佛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那是梦想不懈追求的证明。学射击,练投弹、习格斗,这些都是必备的技能课程。每天,我们都会在靶场上反复练习瞄准与射击,从最初的生疏到逐渐掌握要领,每一次扣动扳机都伴随着自我极限的突破。投弹训练同样艰苦,我们需要学会在瞬间判断距离与风向,将沉重的手榴弹准确地投掷到目标区域,这不仅考验着我们的力量与技巧,更要求我们拥有冷静的心态和果断的判断力。而擒拿格斗课程,更是将我们推向了身体与意志的双重极限。在坚硬的地板上,我们一遍遍重复着摔打、擒拿动作,汗水与泥土混杂,疼痛与疲惫交织。有人摔伤,有人肌肉拉伤,但在这片训练场上,没有人轻言放弃。

如果说白天的训练是对身体的锤炼,那么夜里的紧急集合则是对反应能力的极度考验。夜深人静,万籁俱寂之时,一阵急促的哨声瞬间打破宁静。我们必须最短的时间内完成穿衣、打包、集合等一系列动作,然后投入到五公里的越野拉练中。在寒风中奔跑,每一步都显得异常艰难。呼吸间,仿佛能吸进整个冬夜的寒冷。但正是这样的时刻,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战

友间的情谊。有人摔倒了,立刻有人伸出援手;有人体力不支,战友们便肩并肩,共同前行。那一刻,我们不再是单独的个体,而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集体。这份团结和坚持,成为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尽管新兵连的生活充满了艰辛和挑战,但我们也懂得在苦中寻乐。周末的夜晚,当一天的疲惫得以缓解,我们便迎来了难得的放松时光——“拉歌”。不同的班排之间,用歌声传递着友谊和竞争。一声声嘹亮的口号,一句句激昂的歌词,在夜空中回荡,让整个新兵连都充满了生机与活力。那一刻,我们仿佛忘记了白天的疲惫和困苦,只剩下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梦想的追求。

三个月的新兵连生活,如同一场洗礼,让我们从青涩的少年成长为坚韧的战士。在这段日子里,我们学会了吃苦耐劳、学会了坚持不懈,更学会了如何在逆境中寻找希望。每一次的跌倒和爬起,都让我们更加坚定地走向梦想的彼岸。

如今,当我再次回望那段日子,心中充满了感激和怀念。感激那段时光给予我的磨砺和成长;怀念那些与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和那段充满挑战与欢笑的岁月。新兵连的生活虽然短暂,但它却像一块烙印,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中,成为我人生旅途中一段不可磨灭的记忆。



脉搏 张成林 摄

从军的历程

许双福

我自小离开东北老家跟着父母在部队生活,最钟情的是父亲那身绿色军装,放学回到部队大院里,被绿色包围,被绿色所染。随着年龄的增大,个头的长高,总会时不时地穿上父亲的军装在镜子前照来照去,梦想长大后一定要成为一名军人。

20世纪70年代末,我们家随着父亲的工作调动来到了西安市长安县。这一年我高中毕业,刚好赶上部队的工厂招工,成了一名钳工。一年后十月份的一天,看到武装部门门口排着长队,上前一问,才知道征兵开始了,回到家里向父母讲明了我的想法,母亲坚决不同意,她说部队生活艰苦,心疼我受罪。争执了几天,他们拗不过我,就同意我去报名。让父母没想到的是,我一路顺利地通过考验,穿上了梦寐以求的军装。

生活意向,并不会因为环境恶劣而丧失生活的勇气。和煦的阳光照不到的背阴处,生命照常在萌动,苔藓仍旧长出绿意来。苔花虽如米粒般微小,依然像那高贵的牡丹一样热烈绽放。

它们在这片炽热的大地上,诠释着生命的坚韧和美丽。当我们看到那些绿意盎然的苔花时,仿佛看到了自己内心的力量。那是一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

苔花,是无声的。在山野中,与月光对望;在溪流边,默然乘凉;在花园里,悄悄守望;在老树上,静观燕翔。

我们赞美苔花,赞美它们在炽热的夏日里,依然能够坚韧地生长,傲立在岩石上、土壤里,甚至是水泥缝隙里。它们的生命力如此顽强,让人不禁为之动容。苔花,虽然小巧,但拥有巨大的力量。它们是夏日里的一股清流,是炽热大地中的一抹清凉。

我特别喜欢如米小的苔花。苔藓虽是低级植物,寄生于阴暗潮湿之处,可它也有自己的生命本能和

头一天晚上,我们这些应征入伍的新兵,被武装部移交给部队。清晨4点多钟,便被急促的哨声惊醒,紧接着,听到接兵的干部在走廊里来回大声喊道:“打好背包,拿好东西,操场上集合。”

大家整理好自己的物品,跟随排长上了大巴车,来到了西安西站的兵站。一列绿色的客车停靠在这里,等待我们登车开道。

队伍向站台走去,与来送行的家人道别后,这列军列满载我们两千多名新兵一直向西北行进,三天后,我来到了梦寐以求的军营,开始了军旅生活。

茫茫戈壁,大漠孤寂,在日后的学习、训练中,我们慢慢懂得“保家卫国”的真正意义。“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这是连长时常说的话。

春夏秋冬,每天在戈壁上进行战术训

练,投弹、射击预习、步兵地雷的埋设与排除、防坦克地雷的布设和排除、爆炸装置的组装和使用、擒拿格斗、上器械(单双杠、木马)、军事知识、作战飞机及武器装备的理论知识、野外生存训练、识别有毒无毒植物、借小动物寻找水源、利用树木辨别方向等等,一丝不苟地学,不知疲惫地练,为的是履行“保家卫国”的职责。虽然,这里的气候十分恶劣,生活条件艰苦,战友们无论来自何方,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铸就钢铁长城。

在那经济与文化匮乏的年代,人们的精神没有因此而匮乏,而是充满热情,充满活力,这股热情和活力来自忠诚,来自神圣的使命感。今天想起来,仍然令人挂怀,这是一种纯粹的忠诚,没有丝毫杂念,让人一生珍藏,无怨无悔。

面对生活的压力和挑战,我们是否也能像苔花一样,勇敢地绽放,坚守自己的信念?生活中,我们总会遇到种种困境,但只要我们心中有光,就一定能在逆境中找到那抹属于自己的苔花。



凝视 肖定怀 摄

寓言故事

两只蝈蝈

杨福久

一只蝈蝈被人捉进了笼子。笼子里的蝈蝈,在失去自由的悲伤中,又感到了孤独和寂寞。

“你悲伤什么?”捉蝈蝈的人说,“你在这里吃喝不愁,又不风餐露宿,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多享福啊!别身在福中不知福!”

蝈蝈前思后想,觉得人说得不无道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呀,自由不顶吃不顶喝嘛!

可是,蝈蝈吃饱喝足了,孤独和寂寞还是袭上心头。野外的一只蝈蝈知道了,飞来安慰说:“不孤独不寂寞也不顶吃不顶喝啊!若是你实在想不孤独不寂寞,我来陪你吧!”

正好人来了,看见野外蝈蝈,心里窃喜,打开笼门,把这只蝈蝈捉了进去。

有了伙伴,原来的蝈蝈不孤独不寂寞了。可没过两天,它又不开心了,因为不能像原来那样独享人投进来的美食,有时候甚至争吵,继而来的是烦恼和焦躁。

诗笺

秦岭深处(外一首)

一寒

此刻,很静。山和水都睡着了,草木也是黑暗,吞噬了大地
我把自己隐在难以言状的疼痛里
啜饮寒风

月光透过树梢,凌乱不堪地
洒在院子里,凄美,哀婉
蜷缩在树下,我只能
在一首平平仄仄的宋词里
搜刮一些发光的汉字和词语
照亮失血的心跳

月亮是醒着的,醒着
和我忽明忽暗的烟头
是这个夜晚最亮的眼睛
有黑,也有白。这个夜晚,在秦岭深处
我的心事,如此分明

一只麻雀,让我泪眼婆娑

这是黄昏。一只麻雀,未经邀请
落在了我的窗台上,蹦跳着
时不时地看看我
我揣摩不透它的心思

这么熟悉,这么亲切
一只普通的鸟儿
一瞬间竟带出了我脆弱的泪水
以及,许多乡间的物象
以及,许多久违的面影

而我,我的小屋再也亮不起
亮不起三十年前老家的灯火
内心,隐隐作痛。又一次
对自己身份产生怀疑

军港之夜

季川

军港之夜,是轻松的浪漫的
一艘艘战舰在港湾栖息着
此时此刻,波涛很远,很远
只能被水兵们在梦里轻轻枕着
而那些远航的辛劳也被他们
梦里的微笑与幸福覆盖了,是的
朝霞会起锚的,战舰也会再出发

咱当兵的人
你说,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
他们穿着朴素的军装,站岗放哨
都是甘把青春洒热血的好儿郎

你说,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
他们怀着革命的理想,守卫边关
品过风霜雨雪啊,也走过山高水长

你说,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
他们把思念一层层叠进军被
然后把担当一件件扛在肩上

你说,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
他们拥有着坚如磐石的意志
而且牢牢地握紧手中的钢枪
他们的风采一直在共和国的
旗帜上高高飘扬,永远飘扬